

香港 深度

## 他们当上男性性工作者，看到人情冷暖，也看到心中那块最想要的自由

在香港，这些“哥哥仔”隐藏于都市中，为客人实现那些难以启齿的性渴望。



今年68岁的男性性工作者David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郑淑华 发自香港 | 2022-11-04

性小众 性工作者 LGBTQIA

David工作的单位在一幢唐楼内，三房一厅，有厨房、洗手间和睡房。一进门，迎面的是一张按摩床，床

头有个挖洞，让客人趴卧时脸部朝下。床上挂着电视；厅的另一面靠墙放着沙发。墙涂了他最爱的白色，打开窗户，把室内照得明亮。

他瞄到记者背着笨重的背包，走上前温柔地问：“我帮你放好不好？”说罢便把背包拿好，放在沙发背上，然后坐在按摩床上。床单不花巧，是浅色的格子，印有灰色的心形图案。

这环境平实简洁，没半点装饰，跟某些电影画面描绘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“乌烟瘴气”或“香艳”，大相径庭。

在香港，男性性工作者俗称“哥哥仔”。他们有的是“一楼一”（一个单位有一个性工作者），工作的地方很多都与住宅单位为邻；亦有人“跑私钟”（自己接客）或援交，在骨场也会见到他们的身影。与一般在港的女性性工作者不同的是，他们不会“企街”（站在街上招揽顾客），现在只会透过交友软件、网上论坛等方式招客。

David 20年前入行，以为这工作轻松易做、“有得玩、有钱拿”、“很enjoy”，这也是他入行的原因。

“入了行完全是相反的，不是我想的那回事。”他说。



## “服侍得他开心就满足”

20年前，David当时48岁，既没有技巧又没有预备，他租了个割房接客，就这样“一时冲动”，开始了同志按摩和性服务生涯。

在这之前，他本来计划退休，但没有工作他就身痒痒、不自在，受不住无聊。年轻时，他在保险公司待过，后来当老板开舖：地产、凉茶、糖水、文具、精品……哪里有商机，就转到那行。最短是一份工是地盘工，但因为地盘沙尘滚滚，David做了半天便辞职。

要找一份较赚钱又享受的工作来打发时间，他决定从事性服务行业。

那年代，性工作者靠卖报纸广告宣传，写上年纪和身材，没有附上照片，吸引的客人比较基层，其中有的不修边幅，或不注重卫生，David不喜欢。那时的性服务，不会将服务分类收费，David一次收500港元，虽然在那年代不算小数目，但服务全包，他形容为“任人鱼肉”。

以为帮客人按按背、做做爱，就可轻松赚钱，结果美好幻想被现实压倒——David做了3个月后便受不了，结束生意。David沉淀下来，发现自己欠缺按摩技巧，又未有认真钻研，再加上无所事事，朋友不能整天陪伴他，他还是需要一份工作来打发时间，于是报班跟师傅学按摩。整整3个半月，他从早至晚上课，再卷土重来。

他悟出一个“待客之道”，是自己服务客人，而不是客人帮他做爱。

当上按摩技师，David喜欢工作时间有弹性、有自由，不像从前那么辛苦和被束缚。他一做便20年，比从前任何一份工作还要长。现时他每天接2至3位客人，每节90分钟，服务包括推油、手交，价钱高一点可以“1069”（“1”指插入者；“0”指被插入者，是同志圈术语；“69”指互相口交）和外出上门。这服务要几多块钱？他着记者不要泄露，免同行知晓。

David近年七十，说起工作时眉飞色舞，这工作为他带来“钱啦、性啦……”，说完他又随即转口，“不是，是服务的客人。服侍得他开心，我就会好满足。”

## “外人觉得很简单”

“你可以摸我的手 比你的还要滑” David伸出手掌 不文善叫记者摸摸 他没有搭拍手套 那柔软嫩滑

你可以扶我的了，比你的起头用。David伸出左手，右手同时也有扶扶。他又往外看了看，那木枕用的双手，是他勤劳工作的证明——多年来，按摩用的精油也滋润了他的皮肤。

按摩和性工作都是服务的一部分，两者兼顾得宜才得留住客人。“每个人客的需要都不同，没有一个标准如何用力、如何按他。”David说。

按摩班上，David学到人体穴位。全身多达700多个，David说他只能按一半，照顾最重要的膀头、肩、颈、腰、盘骨、大腿小腿等。最近，他使出一门新技巧，能令客人舒服得睡着，“刚中带柔，柔中带刚”，记者听得一头无绪，唯有客人亲历过才会懂。David会一边扫客人的兴奋点，一边按摩，就像有两位师傅在旁服侍，双倍舒畅。

每位客人的兴奋点不同，David一摸就大概知道，亦可从他们的反应确认，例如有些客人的身体会轻微震动，过程中他需要不断摸索和调较技巧，满足客人各种需要。“5只手指就是我的Scanner（扫描器）。这不能教的，要靠你自己去Feel。”



David工作的一些性用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他打开在睡房的胶抽屉，逐一介绍他的“小帮手”：不同大小的假阳具、前列腺按摩器、扩肛器、冲洗器，

绳子和鞭.....它们是欲望的载体。客人来寻欢，David知道自己的责任是“做他们伴侣做不到的事”，实现那些难以启齿的性渴望。他开玩笑说：“我乡下顺德人（谐音：顺得人）来的。人客是怎样，我就怎样做。”

一般坊间售卖的按摩床，比单人床还窄，David则特地去深圳订造阔三尺的按摩床，“转身随时会跌在地上，给他宽点的床，他会很舒服，手怎样摆都可以。”他按摩的时候也多了位置，“也可以做不同花式。”他笑着说。

有客人钟情性虐，要David挥鞭直到见血，第一次要在伤口上涂白花油，第二次是辣椒油，“搞到个客啰啰挛（令到客人心痒痒）.....做这些还辛苦过做按摩，因为下鞭的位置、力度要好准确。好累，做完手臂会痛。”也有客人让David用针刺他，但David怕他受伤，最终找个折衷方法，以牙签代替，轻刺大腿内侧，亦是他所称“最敏感的地方”，客人同样感到愉悦无比。

唯一一次“差点做错”，David以为自己会搞出人命。一位客人脱衣服时，David瞥见他左胸附近有个如烟蒂大小的东西隆起，但David忙着招呼洗澡，不以为然。在客人躺在按摩床时，David惊觉要了解清楚，一问之下，才知道客人装了心脏起搏器。

“死啦。我不行，我不能帮你按摩。这个起搏器，我一按的话，可能随时搞坏。”David当时这样想。他立即为客人转身，按其他部位，避开那位置。

这份小心，源于David留意到有新闻曾报导，客人在享用性服务时发生意外，甚至身体负荷不到而死亡，“我很怕做错事的。”

因此在细节上，David总是做多一步。他的客人最年轻是18岁，当他是“Uncle、Daddy”；最年长的有90多岁，撑着拐杖来，找他解决性需要。客人来到，David先和他们聊天，把话题围绕到他们的健康状况，即使是熟客，他也不会跳过这步骤，“最重要安全”。客人的面若不正常地涨红，可能是高血压，David推油时便由上推至脚部，再用枕头垫着头，预防脑充血，一边按摩，一边留意他是否清醒。遇到年长的客人，完事后David会送他们到楼下，目送他们进入地铁站，直到远离他的视线，肯定他们离开时平安无恙。

“外面的人以为按摩很简单而已，其实里面有几多学问要自己去留意，不是你想得这样简单。”David一再强调。

## “大家使用自己的东西，为甚么有错呀？”

David这类“一楼一”是香港唯一合法的性工作营运模式。若外所有多干一位性工作者，该外所便属“壶浮

“场所”，经营和管理者均违法。

香港没有官方统计男性性工作者人口。爱滋病社区论坛和香港爱滋病服务机构联盟在2011年推算，香港有2400至3700名男性性工作者；而根据关注男性及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民间团体午夜蓝在2007年估计，全职男性性工作者有近1500人，服务对象主要为男性。随着网络和应用程式兴起，午夜蓝总干事倪德健说，很难掌握现时香港“哥哥仔”的具体数字。

在90年代之前，同性恋性行为在香港是犯法。直到1991通过法案，将21岁或以上成年男子在私人地方自愿进行的男男性行为，修订为非刑事化。2004年，同志梁威廉提呈司法覆核，指条例所定的肛交合法年龄为21岁，但一般性交合法年龄是16岁，涉嫌性倾向歧视。当时高等法院判梁威廉胜诉，但直到2014年，政府才将同性肛交的合法年龄下调至16岁，和“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”的年龄限制一样。

倪德健指，因受法例所限，以及以前同志身份很隐藏，民间很难找到资料能准确地呈现90年代以前性工作者的面貌。当师傅们渐逐老去或退出行业，午夜蓝想为他们的经历留下纪录，填补这个边缘群体历史的空白。

筹备5年，午夜蓝的《午夜男喃——香港男性性工作者口述历史》在2022年10月成书，收录8位“哥哥仔”的故事。他们来自不同时代背景，因各种因由入行，形象跟大众想像的远远不同。

香港“哥哥仔”的遭遇，亦反映同志和性文化随着不同年代的演变。如David一样，性工作者从前会在报纸招客；同志杂志如《尉男》和《雄风》，都是千禧年代的产物。现在，他们依赖同志交友应用程式和网络，多了便利。

午夜蓝这本新书中，附上香港男性性工作及男同志文化发展年表，追溯60年代至今圈内的转变。早期因为社会保守，同志缺乏正式的社交场地，他们会聚集在被称为“花园”的公厕，看别人的性器官或做爱，一些“哥哥仔”也会来找生意。

90年代，在男男性行为非刑事化后，同志可以转战到桑拿和新开的同志酒吧、夜场，以及因服务业兴起而愈开愈多的按摩场所。近年，智能电话和网络带来“网黄”，即以性感照作招徕的社交平台用户，当中也包括一些男性性工作者，客人寻找性服务的渠道也愈来愈多。

David是这本新书中其中一位主角，另一位是子浩。





男性性工作者子浩是重庆人，2006年入行，2015就脱离性工作，也把从前的联络都删去了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子浩是重庆人，出生在70、80年代。年轻时，子浩当兵服役，退伍后被国家安排到四川操作小火车。那时中国迎来改革开放，经济迅速增长，子浩跟随潮流，到了繁华的南方闯世界，第一份工作是传销，他自掏荷包买下西装，再想办法卖给人，那时传销是犯法的，西装卖不出去，子浩又被公安追捕。

半年后，他前往东莞一间电子厂当保安，再转到深圳工作。香港地产商在深圳建别墅区，让港人渡假或退休，子浩在那里做了一个月保安。一次，保安队长误会他工作时搂着售楼小姐聊天，子浩不服气，辞了工作。

随著南部城市发展，工厂冒起，也带动了卡拉OK、酒吧、桑拿等娱乐场所产业。子浩到了一间桑拿会所做保安员，看到按摩技师比他赚多3、4倍，也跟师傅学会按摩和洗脚。90年代，林林总总的色情场所在大陆冒起，香港人喜欢北上寻欢，花费较低，子浩遂又转到一间以服务同志和港客的按摩院工作。

那时他只按摩和洗脚，小费比有提供性服务的同业少一大截。为了赚钱，子浩也下了海，旋即成了红牌技师，后来透过私人会所作中介，“挂照片”找客人，交易场地由客人和技师决定。

至于入行原因，他不讳言是为了赚多点钱，除钱以外，没有甚么满足感。“累，天天做爱，你受得了吗，正常的人体的话，不可能像机器一样运作。”最忙时，他一天会接十多个客人。

子浩觉得，性工作和主流工作没有分别，他望向记者，指记者出门跟他面对面采访，也是利用身体赚钱，“只是大家使用自己的东西，为甚么有错呀？”

“人类好像把性视为很肮脏的东西，不管你男人女人，一旦接触到性，你就是肮脏的身体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甚么？我到现在都理解不了。”

## 他们爱人的权利

子浩离乡背井，漂泊了大半生。本来不懂广东话的子浩，对香港这座城市，是“打死都不想来”，谁料在聚会中结识了香港男友，2010年跟他搬到这里，至今过了十多个寒暑。男友知道他的工作，也不干涉，因为爱不是要改变他，“那叫占有”。但子浩也承认，有伴侣后和别人做爱，少不免有心理压力。

子浩在香港当过几个月的按摩技师，也有自己接客。他说，性是肢体语言，按摩、性爱技巧，在各地也通用，“可能除了叫床的声音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”亚洲人多数只会发出“阿~阿~”呻吟声，外国人则夹杂“Yes、Yeah”，这种对性爱愉悦感的表达方式，也透露了一点点文化差异。



子浩在中港两地生活过，比较下来，他感觉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同志文化比大陆还要保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不过，由于工作日夜颠倒，也需要体力劳动，年纪大了，子浩对钱的追求也减退，最后“太累”而退下来，之后短期打理过同志宾馆。

在中港两地生活过，比较下来，他感觉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同志文化，比大陆还要保守，“保守到极点”。2019年，国泰航空一款宣传广告中，两名男生在沙滩手牵手漫步，配上“Move Beyond Labels”标语。当时有传媒报导，机管局及港铁拒绝让国泰在机场和地铁站刊登此广告，虽然后来改变决定，但仍受到外界抨击。子浩留意到这件事，现在说起来仍感不忿。

“香港同志这个议题，跟世界落后得，可以说比山旮旯还要落后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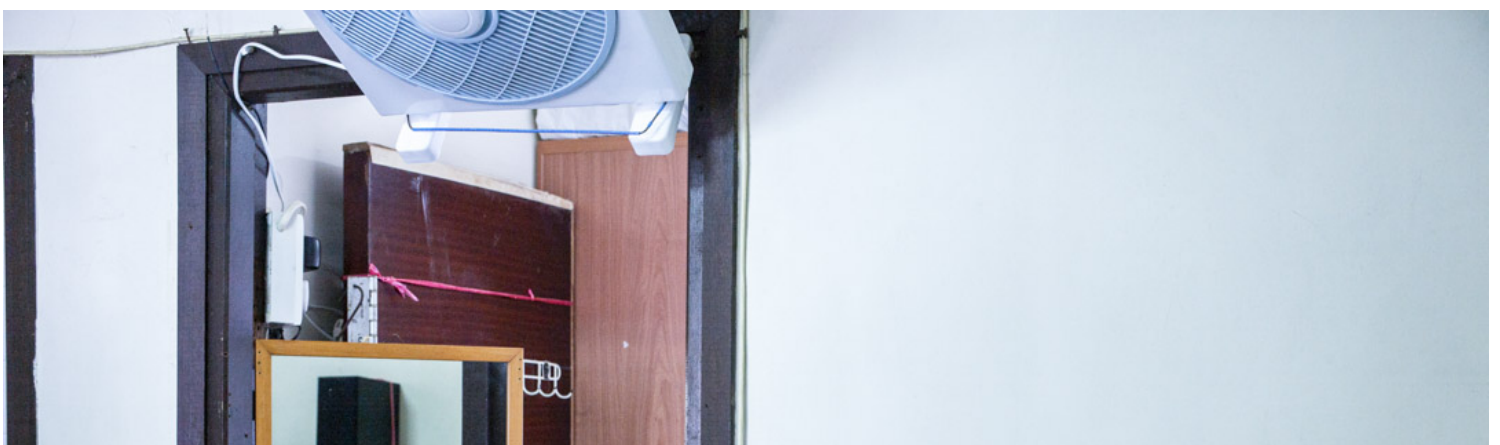
“说到性都还怕了，别说同性这个东西了。”他争取的，是同性婚姻合法化。

他和男友感情稳定，也没有想要孩子。“心在不在一起”是关键，一纸婚书并不代表甚么，因此他们没有折腾到外国注册，反正回来香港后也不会被承认。但没有名份，他们无法为另一伴作医疗决定，也不能以伴侣名义开银行户口，这些是被剥夺的权利。子浩和男友只可提早到律师楼立遗嘱，若有一方不幸身故，遗产将留给对方，当买个保障。

虽然子浩思想开放，但身在香港，“不是个个都接受到”，他也在意别人的看法。他从没跟男友在公众地方牵手，男友怕他人看到，影响工作，“两个男的在街上拖手，大家都用一种很惊讶、很诧异的眼光来看”。子浩为伴侣着想，也觉得没有必要秀恩爱。

他只对了最亲密的朋友说明和男友的关系，但二人住在一起、一起出席朋友的婚礼、葬礼，明眼人会猜到。“在一个大聚会上突然说我们两个是同志，要宣布，所有人都肯定尴尬了，一下气氛紧张，你不觉得吗？那我们在破坏气氛。”

“不是想不想，因为这个东西比较麻烦，你讲得太清楚，有些东西雾里看花更美。”他说。





David工作的环境平实简洁，没半点装饰，墙涂了他最爱的白色，打开窗户，把室内照得明亮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比起子浩，David的情路更曲折。他曾两次爱上客人，见对方没有表示，David也只放在心中，没有表白。这两个客人怎样吸引到David？David没多提，当他们是“过客”了。他也遇过喜欢他的客人，但对方太瘦，不合他口味。

David从事性工作前，曾和一位四川女子结婚，是由一位男性密友介绍，他劝David早日成家立室。但婚姻只维持了1年多，二人育有一名女儿，现年30多岁，但David跟前妻和女儿如同陌路人。

给他介绍妻子的男密友，才是那位对他“100%”的Mr. Right。对方有家庭有小孩，在那守旧的年代，他和David的爱是禁忌，因此他坚持要David跟他一样找女伴，过“一般人”的生活。

但私下，这男伴曾经从上海到香港工作，找借口和David同住。十年前，男伴患上癌症，David停止工作，悉心照料，带他去旅行，直到最后一程，丧礼亦是他亲手办的。他没有让这关系浮面，以一个“比较亲的亲戚”身份去做这一切。

对于这个爱了30多年的爱人，有些事还是不能宣之于口——David一直隐瞒自己的工作，怕男伴难受，亦不想在他最后的日子给他太多刺激。

David现时独身，感情事顺其自然。“上天给我这么多好的男人让我享受，我还要一个Lover，这是没可能的事。”

## 留下、离开

David刚入行时，正值香港经济环境辉煌的千禧年代，一出道便十分受欢迎，全盛时期一天接八个客人，

忙得连吃两餐、喝两杯水都没时间。现在他依赖旧客光顾，也在网上、用交友软件接客，可以附上照片。不过，公开电话号码却为他惹来不少滋扰和唾骂。有陌生人打电话来、给他WhatsApp传讯息，用粗言秽语质问他为何这样“贱格”，说他是“仆街”，他也一笑置之。

对圈外人，David不会介绍自己是性工作者，因少不免会被人定型为“污糟邋遢”（肮脏、不干净）。但他心底清楚，自己做足保护措施，从没有“濼过嘢”（中招）。每个客人上来前，David都会先洗澡；客人来了，也要求对方洗澡，假若不放心，甚至动手帮他们洗。

脱去衣服，David细心观察客人身体的情况。客人在床上“拱桥”、“拗腰”，是姿势外，更重要是找出患病的征状，他也把客人的身体完完整整望清楚，保障自己。

按摩床下的木柜里，白色和有颜色的毛巾分左右两边整洁叠好，他随手拿起一条白毛巾，几下功夫折好，围着按摩床头的洞，再把一条蓝色长毛巾铺在床上。David说，自己每次会把毛巾浸在消毒药水，才拿去清洗。

“调返转（相反），你不想想我们做师傅的，很注重卫生和健康，卫生做得不好，我们自己也濼嘢。”他说。

那接受了访问，公开照片，大家岂不会知道他的工作？David说这可反击那些曾说他“照骗”客人，“而且我又可以吸纳些新客，又或者到时找到个Mr Right呢。”他没有刻意告诉家人，但又想他们知道。





子浩觉得，性工作和主流工作没有分别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跟David不同，子浩2006年入行，2015就脱离性工作，也把从前的联络都删去了。他不是要和从前的经历了断，而是活到近半百，他想过自己的生活。

他和同业曾互相帮助，但看尽人情冷暖。“在这个圈子赚钱，不是人人都赚钱。百分之二十的能赚钱，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吃饿饭，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连饭都吃不起。”

同业经济拮据时，子浩借钱给他们解决燃眉之急，最后他们没有还，子浩索性叫他们向他取，不要“借”；有人借住他家，子浩洗完澡出来，人家拿着他的手机跑了；他开同志宾馆时，一年四季，二百元一间房间，到了周末，别人的宾馆的房间也打折，子浩的租客转去更便宜的地方，离他而去。

子浩现在简简单单过人生，在家种花，学画画。说起国画诗词，他双眼发亮：唐代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、宋代晏几道的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、唐代刘希夷的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，子浩徐徐念起，叹：“多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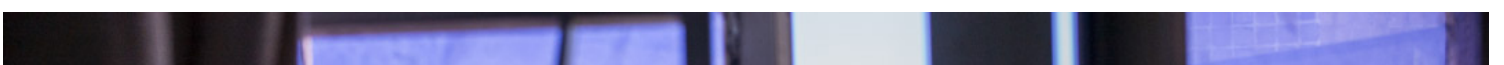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每天早上，他跑步健身，然后买菜做饭给男友的父母。访问当天，他也赶着回去，因老人家有指定时间吃饭。“他有困难，我不会走，这样才是一家人。大家有困难一起分担，才算是两公婆（两夫妇）。”子浩从未向两老透露自己的过往，他们也有默契，从不过问子浩和儿子的关系和将来。

“心安之处便是家。”子浩在香港也找到家。

至于David，工作带给他自由，闲时在家中唱卡拉OK，或到郊外走走，拍照放上社交媒体，也可随意去去旅行，极光也看过了。除非他没有客、或身体情况不许可，否则他不会退下来。“日日对着这样Happy的工作，你也不会空虚寂寞。”

入行愈20年了，David还会期望有甚么改变吗？他思索了一会：“维持原状已经不错了。”

年纪大、经验丰富，是David的优势，“会唔会好像荷兰这样公开呢……都好的，无人和我争（竞争）是嘛，最老是我。”





David工作的地方与住宅单位为邻，从单位窗外所见的景色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